

[英]达夫妮·杜穆里埃著

征西大将军

何刚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达夫妮·杜穆里埃著

征西大将军



何刚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Daphne du Maurier
THE KING'S GENERAL

Copyright 1946 by Daphne du Mauri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 K.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1997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版权属达夫妮·杜穆里埃所有。中文版与 CURTIS BROWN - U. K. 商定。

图字：09-1998-013 号

征 西 大 将 军

〔英〕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何刚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5 字数 311,000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327-2237-6/I · 1316

定价：25.10 元

献给我的丈夫

他也是一位将军,但我认为是
一位处事比较审慎的将军

志 谢

这是一部事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小说。住在思罗利的约翰·科斯莫·斯图尔特·拉什利和住在斯托克顿的威廉·斯图尔特·拉什利允许我将它付梓,在此我要对他们两位深表谢忱。伊诺尼·约翰逊所做的抄录家史材料的工作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极有帮助。他们三人,特别是伊诺尼·约翰逊,一定会很高兴阅读这部小说,透过早已消失和被遗忘的漫长年代,窥见到他们在孟纳比利庄园祖先的身影。

玛丽·科特小姐,A·L·罗斯先生,以及特里岗宁·胡珀先生欣然把他们的有关书籍和手稿借给我用。我也对他们深表感激。

达夫妮·杜穆里埃

第一章

一六五三年九月。夏日将尽。萧瑟秋风初起。我早晨醒来时，阳光不再射上东窗，而是变得懒洋洋的，要到八点钟才照到山顶。一片白雾弥漫海湾，有时要到中午时分才消失。白雾也笼罩在沼泽地上，当它散去时，留下一阵寒意。由于这种雾气，草地上长得很高的草从不干燥，到了中午过后好久还会在阳光中晶莹闪烁，水气形成的大滴水珠静静地挂在叶柄上。我比以前更注意潮涨和潮落。潮涨潮落一天有固定的变化。海水从沼泽地退去，坚硬的黄沙带着波纹渐渐显露。每当此时，我躺在床上，会产生一种可笑的奇想，似乎我也随着潮水出海飘去。我原以为那些早已深埋了的旧梦这时又完全涌现在眼前，而且都像在海滩上的那些贝壳和石子那样，一切都暴露无遗，一切都清晰可辨。

回顾这段往事，让人产生一种异样而又欢快的心情。没有任何事可以后悔，而且我还感到幸福和自豪。雾气和云层已经散去，现在太阳高挂，暖光四射，使我的兴奋回忆的余波仍然荡漾。海水从海湾向西排浪而去，显得多么的蓝，又是多么的汹涌；深紫色的海鸥倾身冲下海水的深处。我又一次感到——我知道这是奇想——似乎海潮总是在日中时分退去，而这个时候涨潮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的心情却是十分平静。我半知半觉

地意识到有一个影子，一个向下投来的幽灵。晚间的第一批云团正在多德门岛那边的天际聚集，形如指向大海的几个大手指。一度很远、声音又很弱的海涛激浪，现在变得越来越响，正悄悄向海滩逼近。已经涨潮，白色的石粒和光滑明亮的贝壳不复再见，沙滩被水浸没。我的梦被埋去。黑幕降临，海潮涌上沼泽，大地一片汪洋。就在这个时候，玛蒂会走进来将蜡烛点亮，拨燃壁炉中的火。她一在场，屋里就会有一阵忙碌。如果我对她有些不耐烦，或者不理睬她，她就看着我，摇一摇头，同时提醒我说，每年秋天我总不走运。我到秋天人就忧郁。即便在早年，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受这种忧郁的威胁就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在那个时候，玛蒂会像一只咯咯叫个不停的凶烈母鸡，把随便来串门的客人打发走：“昂纳小姐今天不能见任何人。”我的家人不久也都理解了我，让我安宁独处。虽然安宁两个字用来形容我曾经不能摆脱的悲哀绝望情绪是不妥的。哦，我得说，那些悲哀的绝望早已成为往事了。至少是那些悲哀绝望的情绪已成往事。精神上对于令人灼痛的肉体的抗争，伤痛发作，难以忍受的时刻，这些就是我青春时代经受的磨砺。我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反叛者了。青年之后的岁月里，我一直过着身受束缚的生活，说起来话会很长。随遇而安也有其好处。现在的麻烦是，我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看书了。二十五岁，三十岁的时候，看书曾给我带来很大的慰藉。我真像学者一般，每天孜孜不倦地攻拉丁文和希腊文，学习宛若成了我全部生命的一部分。如今，这一切都变得无益。年轻时代的我是一个愤世疾俗者，现在老了，我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这是罗宾说的话。唉，可怜的罗宾！天知道，我与他作伴肯定经常会让他不愉快。过去的岁月中，他同样未能避免苦难。今年，他苍老了许多，这也许是他对我的担心焦虑所致。我知道他们，他与玛蒂，在以为我睡着之时，讨论往后的

事。我能听到他们在客厅低沉的谈话声。但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假装摆出一副开心的模样，而我的内心深处却是为他哀伤不已。我的哥哥呀！他坐在我旁边，我冷冷地以评判的眼光看着他，我对我所爱的人们总是投去这种眼光。我注意到他眼皮松垂，在点烟斗时两只手在颤抖。难道他过去一直是心情轻松，脑子充满激情的吗？他是不是真的是当年手腕上牵着大鹰，骑马冲向战场那个人呢？仅仅在十年前还与比维尔·格伦维尔并肩行军，身佩令敌军眼花缭乱的三金杠红色徽章，带领士兵向布拉托克道恩进发的那个人是他吗？他就是那个我曾在月光下看见为一个不忠的女人而同情敌决斗的男子吗？

看着他，我现在似乎觉得好笑。可怜的罗宾，蓬松的灰发拖垂在肩上。是啊，战争的煎熬在我们两个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就是这场战争，还有格伦维尔家族。也许罗宾现在心里还想着笏特丽，简直就像我心里想着理查德一样。我们从不说起这些事。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单调乏味。忆往昔，我们的朋友当中几乎无人不曾遭罪。那么多人离开了人世，那么多人变得一贫如洗。我没有忘记罗宾和我现在都是靠人施舍度日。倘若乔纳森·拉什利当年没有把这座房子给我们，今天我俩是无处栖身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园——兰雷斯特庄园已经没了，在雷德福的房子已被人占去。乔纳森如今显得既衰老又疲倦。在圣马维斯的最后一年铁窗生活使他垮掉了，这种铁窗煎熬，再加上其子约翰的死对他是双重的打击。玛丽看上去没大变。就一场国内战争还不足以打乱她的沉着冷静和对上帝的信念。艾丽丝，以及玛丽自己的孩子仍然都生活在一起，但是百无一用的彼得却从未再来看过她。我想起了我们曾聚在长长的廊房里时的情境：艾丽丝和彼得一起唱歌，约翰和琼在壁炉前手牵着手。那时他们都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像小孩。即便是像笏特丽这样心

存恶意的人也不能够破坏当时晚间的那种气氛。然后就是理查德，我那理查德，笑嘻嘻地存心插入了一番冷酷伤人的议论，驱走了满屋欢快，大家晚间时分无所顾忌的快乐一下子便烟消云散。我很恨他这么做，但也理解当时他一下子心绪演变的原因。

唉，我事后曾这样想：这些该死的格伦维尔家的人！每一件事他们一插手就变糟，他们讲话的语调稍一变，欢快幸福就扭曲成为痛苦。为什么他们，他和笏特丽，天生就是这样的人？为残忍而残忍几乎是他们的一种乐趣，而且乐此不疲，从而满足一种感官上的快感。是些什么罪恶的精灵在他们刚出世时左右着他们？比维尔是他们中的一个例外，是格伦维尔家族中的一位优秀人物。他庄重有礼，极富思想，恪守道德规范，对待自己的和别人的孩子都很亲切。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像他。我在杰克和邦尼身上从未见到任何恶行。而笏特丽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赤金色的头发下生着一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嘴显得结实而又性感。早年她嫁给我哥哥基特时，大家都未看出她的为人，这看起来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她具备一种巨大的魅力，令人拜倒在她的脚下。我的父母被她玩弄于股掌间，至于基特，一开始就受她控制了。罗宾后来也步其后尘。但我却从未有什么时候让她占过上风。好了，她的容貌现在已被损坏，而且我认为是永远不能修复了。她将带着脸上的那条伤疤走进坟墓。这是一条从眼睛到嘴巴的细红痕，为刀刃所割。有谣传说，她仍能找到情人，她新近征服的一位是凯利家族的人，他已经住到了拜德福特，离她很近。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任何一位与她住得相近且又风度翩翩的男子，都难逃她的猎取。而凯利家族的人总是体面而又悦目的。既然一切已成烟云，我甚至从内心感到可以原谅她。想到她与乔治·凯利调情——她一定比乔治至少大出二十岁——使我突然在这灰色的世界里看见一束光亮的色彩，

一闪而过。这是个什么世道啊！人们愁眉苦脸，绒线衣外面都没外套穿，庄稼收成不好，贸易额下跌；人们比以前更加穷困，各地都是如此，人民可谓苦不堪言。这真是战争带来的好果子。护国公（我的上帝！这个名称是那么有讽刺意味！）的暗探布满每一个城镇与乡村。有人嘟嘟囔囔稍微说几句反对共和国的话，一旦被暗探听到即被直接投进监狱。长老派教徒贪婪地掌握着大权，唯一得到好处的人是那些像弗兰克·布勒和罗伯特·贝内特那样的暴发户，以及像约翰·罗巴茨那样昔日与我们交战的敌人。他们都大肆收掠财物，糟践百姓。行事方式更粗鲁，恭谦礼让已被人们忘记：我们每个人都对左邻右舍抱有疑心。哦！这美妙的新世界啊！温顺的英格兰人也许会承受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康沃尔郡人是不会的。他们不能剥夺掉我们的自由。过一年左右时间，等我们养好了伤，我们将再次起义，到时更多的人会流血，更多的人会心碎。但是我们仍将缺少自己的将领。啊，理查德——我的理查德——是什么罪恶的精灵驱使你与所有的人争吵，以致国王现在也成了你的敌人？我为你最后的这种蒙羞而痛心。我想象得到你孤独一人满怀悲愤地坐在窗前，向远处凝视着单调平坦的荷兰大地，写下你“辩护辞”的最后几句话。这份辩护辞的草稿邦尼上次来探望我时曾带给我看过。

“哦，请不要信赖王子们，也不要信赖任何凡夫俗子，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指望。”这是些愤恨、绝望的话，于事无补，只能惹来新的祸害。“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由于他毫无顾忌地忠君，必须公开宣布他为土匪，使其名誉扫地，而他的忠君必须理解成是一种罪行。然而，既然情形是如此，让我们向上帝祈祷，保佑吾王及其忠诚的顾问们，谁都不能够做到以任何形式伤害他或者他的亲属。至于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给他一个国王老兵的荣誉就由他去吧。目前用不着他。万一要用他，顾问团会加以考

虑的,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再见!”

结束语充满愤恨、高傲和痛苦。而这就是他的结局。对此我十分清楚,你也十分清楚。你不会东山再起了,你已经永远毁了自己。你的朋友,你的敌人都同样害怕你,也同样恨你。这就是国王委派的征西将军。这就是我所爱的人。锡利群岛落入国会军队手中之后,杰克和邦尼从斯托跑来孟纳比利庄园看望拉什利一家。此前他们曾先去荷兰和法国,后到国内小住。看过拉什利一家后又赶到泰沃曲斯来拜访我。我们一谈到理查德,杰克就迫不及待地说:“我的叔叔变了许多——你简直不能理解他——他会一人默默坐上几个小时,从他那阴沉的居室的窗户往外看,注视着永无休止的雨——我的上帝,这荷兰的雨水怎么这么多——而且他根本不愿意有人陪着他。他以前总是要和我们,和所有的小孩子耍嘴皮子开玩笑,您还记得吗?现在他只要一开口说话,就是找岔子,像个暴躁的老人,拿来访者出气。”

“国王决不会再起用他,他也知道这一点,”邦尼说道,“他与宫廷的争执使他的脾气变得乖张,一提到他的死对头海德,他就要大动肝火,暴怒不已。”

杰克更能察言观色,他注视到我的眼神,就很快插话说:“事情都是叔叔自己给弄糟的。这一点昂纳是清楚的。他是个可恶的孤家寡人,这是真的。他今后的岁月将是一片茫然。”

我们沉默了片刻。我为理查德感到一阵难受,两位小辈也觉察到了这一点。邦尼马上低声说:“叔叔从不谈起迪克。我想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迪克是怎么死于非命的。”

我顿觉浑身发冷,一下子跌入一种令人恶心的惊恐之中。我转过头去,不让两个年轻人看到我的眼睛。

“是的,”我缓缓地说道,“是的,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

邦尼用手指敲击着桌子，而杰克则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书。我注视着海湾平静的海水和从哥伦黑文慢慢向布莱克海德靠近的点点渔船，船帆在夕阳下呈琥珀色。

“如果，”邦尼继续说道，似乎是在跟他自己争辩，“他曾落入敌人的手中，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呢？这总是令我迷惑不解。理查德·格伦维尔的儿子可真算得上是一大战利品。”我没有作答。我感觉到杰克在我身旁不停地移动着身子。也许结了婚使他看问题更有眼光——那时他当新郎才几个月——或者他一直比邦尼更有直觉，反正我知道他意识到了我的哀伤。他说，“再谈过去的事已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给昂纳添累了。”没过多久，他俩对我吻手告别，并说在回法国之前，一定还会来看我的。我目送他们扬鞭而去，这两个年轻人无牵无挂，过去的岁月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他们有自己的前程要争取。总有一天国王会回到企盼着他的国家，邦尼和杰克曾经为国王英勇作战，会得到封赏的。我能够想象他们在斯托，在伦敦的白厅，英俊潇洒、春风得意的模样。他们以后的新岁月灿烂如锦。

这场内战将被遗忘掉。随之被遗忘的还有邦尼和杰克的上一代人。这代人有的在战争中倒了下去，有的被击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人会继承。

我躺在椅子上，看着太阳落下去以后渐渐变黑的天色。不一会儿，罗宾走了进来，在我旁边坐下。他的讲话声音虽然沙哑却很亲切。他问我是否累了，并说他很遗憾没见着格伦维尔兄弟俩。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一些发生在泰沃曲斯法院里的争吵。我做出专心听他讲的样子，心中却涌起一股对他不可名状的可怜：现在每天发生的琐事怎么也成了他要关心的对象？我想起在一六四六年悲壮的夏季，他与他的战友是如何因英勇保卫彭德尼斯城堡而赢得不朽英名的。虽然那个城堡是根本守不住

的。当时我们是多么为他们骄傲，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而眼下，他却是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圣布莱齐一个寡妇家被人偷掉五只鸡的事。也许我这根本谈不上是愤世疾俗，我只是心情坏透了。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我要把那些年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写下来，这样会卸去压在我心头的重负。我要写这场战争，要写这场战争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都会卷入其中的，又是如何被这场战争所毁的，还有，我们各自的生活曾是如何毫无希望地相互融合。筋特丽和罗宾，理查德和我，拉什利一大家子，都挤在了那座神秘的风雨里。这也就难怪我们到头来都没有好的结果。虽然罗宾现在每个星期天都去孟纳比利庄园做客吃饭，可我是不会去的。我的身体不好本身就是一个借口。我知道我对这座庄园太了解了，我不能回去。孟纳比利庄园，距离我现在的住处三英里。那是个曾经上演过我们生活戏剧的地方，在我的脑海里仍然有着生动的记忆。整座房子空荡荒芜，就像我 1648 年最后见到时的情形一样。乔纳森没心思也没财力来修复这座房子。他和玛丽及孙辈们只住房子的一厢。我祈祷上帝，愿他们永远不要知道那最后的一幕悲剧。有两个人，这就是我和理查德，将严守这个秘密，直到最终进入坟墓。他坐在几百英里之外的荷兰，我躺在泰沃曲斯，但是那段拱壁的阴影是我们都摆脱不了的。罗宾每个星期天骑马去孟纳比利庄园，我都在想象中跟他同行，穿过花园，来到环绕房子的高墙边。内院没有什么遮栏，抬头可以见着房子的西侧。太阳的余辉照进门楼上我住过的房间，因为房间的格构窗是开着的。但是隔壁房间的窗户却紧闭着。上面横竖爬着长春藤蔓。窗外拱墙光滑的石头上长满苔藓。夕阳消逝，房子的西侧再一次被黑幕所笼罩。拉什利一家在里面吃饭睡觉，手持蜡烛进房间就寝，进入梦乡。但是我，在三英里以外的泰沃曲斯，夜里被一个

男青年恐惧的呼喊声所惊醒,被他手敲墙壁的声音所惊醒,他喊着我的名字。就在那里,在茫茫黑夜中,理查德儿子的幽魂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面前,嘴里不断在诅咒着,样子非常可怕。我从床上坐起,害怕得直冒冷汗。忠诚的玛蒂听到我房间里的动静,就过来,并给我点亮蜡烛。

她为我泡了一杯热茶,为我按摩疼痛的背部,还在我的肩上盖上一块披肩。罗宾睡在隔壁房间里,毫无察觉。我想看会儿书,然而我的思潮起伏,心情实难平静。玛蒂给我递上纸笔,我就开始动手写。想写的东西有那么多,而能写的时间却又只有这么一点点。对自己日后的情形,我不会自欺欺人。不仅仅是罗宾的表情,我自己的本能也警告我,这个秋天将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秋。因此,当世人讨论我的理查德的辩护辞时,把他的辩护辞永久存入十七世纪的档案卷里时,我的自辩辞却将跟随我进入坟墓,并将与我的躯体一起腐烂掉,没有人会读到它。这就是它要达到的目的。

我将说出理查德本人永远不会说出的话,我将向世人表明,尽管他的过失和错误令人难以容忍,一个女人却仍然可能全身心地爱他。而我,就是那个女人。我半夜在烛光下写作,此时泰沃曲斯教堂里敲响了凌晨的钟声。而我唯一能听见的声音却是在我窗下哀怨的风响和大海的低语。海潮冲刷过沙滩,涌入圣布莱齐大桥下的沼泽地。

第二章

我第一次见到笱特丽，是我大哥基特把她当作新娘子带回家的时候，我们家叫兰雷斯特庄园。她那时二十二岁，而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家里除珀西外，我就是最小的了。我们家几代同堂，生活得很幸福。大家亲密无间，又无拘无束。我的父亲，约翰·哈利斯，生活中只惦着他的马、他的狗，考虑的是他的小庄园的安宁生活，世上发生的事情他根本不关心。兰雷斯特庄园不大，但却坐落在树木环绕的一个高处，俯瞰卢伊山谷，是个多少年来似乎都纹丝不动的宁静而祥和的宅舍，我们都很爱这个庄园。即使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回想起这个家，一股熟悉的干草味就会扑鼻而来，太阳烤热了这些干草，一阵懒洋洋的风又把它们轻轻吹起。我看见了在莱默顿河边的磨房巨大的轮子击打着水流，我闻到了带有霉味和尘土气息的谷物。天空总是飞翔着一群群的白鸽，它们在我们上头盘旋，是那么的温顺，会飞下来从我们的手掌上啄食。它们时而阔步而行，时而咕咕小叫，时而喘喘气，时而显得很自豪，营造出一种十分惬意的气氛。在后来的年月里，当其他的人带鹰出猎，说说笑笑地骑马远去时，这些鸽子在夏天整个下午的相互轻轻交谈声使我有过许多静谧的享受。然而我再也不能够去追逐它们了。当然，这是要在另一章讲述的事。我刚刚是在讲述我第一次见到笱特丽

时的情形。我大哥与她的婚礼是在斯托她的家举行的。我和珀西,因为生了点幼儿常见病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去出席婚礼。当初我俩还为此很可笑地产生过忿恨的情绪呢!我比我的哥哥姐姐们要小得多,他们自然是宠着我,也像我父母对我一样,都把我当成小宝贝看待。但当时在我的脑子里一个肯定的想法是:我大哥的新娘不希望婚礼有小孩子们来打搅,而且她还害怕我们得了传染病。

我能记得我当时直坐在床上,跟母亲大发脾气,两眼因为发烧显得发亮。“塞西莉亚(我的大姐)结婚时,”我说道,“我和珀西给她托婚裙,而且我们都去了马瑟库姆,波利克斯芬一家都很欢迎我们。虽然我和珀西都因为吃多了东西生了病。”母亲只是这么回答我们,说这次情况不一样,斯托与马瑟库姆两个地方不能相提并论,而且格伦维尔家族也不能与波利克斯芬家族相比。这些解释在我当时听来根本没有说服力。母亲说,要是我们把发烧的病传染给了笏特丽,她是永远也不会原谅她自己的。什么都是笏特丽,别人都不重要。另外要收拾准备一个房间,以便新娘新郎来时能住。此事上上下下着实闹腾了一阵子。窗帘、门帘、地毯、壁毯都是新买的。这都是为了不让笏特丽感到兰雷斯特庄园很破旧或者不体面。仆人们都被叫来做擦洗打扫的事,整个庄园变得忙碌不已,人人都弄得十分不自在。

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那脾气随和的大哥,我什么时候都不会有怨言。可是基特本人可能并没介入。这一切都是为了笏特丽。我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样,爱听仆人们私下的说长道短。“因为我们家大少爷是住在雷德福的克里斯多弗爵士的财产继承人,所以她才嫁给他。”这是我在人声嘈杂的厨房里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印入了我的脑子,连同我父亲管家所回答的那句话:“和一个貌不惊人的姓哈利斯的人结亲,这不像格伦维尔家

族的人做的事。”这些话使我陷入沉思。

这些话使我愤怒,也使我困惑。“貌不惊人”这几个字似乎是形容我大哥的长相。我认为我大哥长得英俊。为什么兰雷斯特庄园姓哈利斯的人配不上筓特丽呢?基特确是我们的叔叔克里斯多弗的继承人,克里斯多弗住在雷德福,是在普利茅斯的另一边,他有很大的一所房子。但我对这件事从未去多想过。我感到有几分震惊,第一次明白婚姻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浪漫传说,而是一个重大的典制,是显赫家族间的交易和财产的联姻。塞西莉亚嫁给约翰·波利克斯芬时,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俩自幼相识。可这一次,我父亲骑着马一趟一趟地往斯托跑,一次又一次地与律师长谈,脸上双眉紧锁。基特的婚姻好像要变成一件令人害怕的国家大事,倘若言词出差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我又偷听到了别人的讲话。我听律师说:“这件婚姻的财产问题并非是伯纳德·格伦维尔爵士作主,而是他女儿本人。她父亲完全是听任她摆布的。”对此,我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又把这句原话讲给我的姐姐玛丽听。我问道:“新娘子这样来为自己争财产是否属于正常的事?”我的发问无疑是超越了我的年龄,令人不快。

玛丽没有马上回答。虽然她已经二十岁了,却几乎还没有体验过生活,而且我怀疑她是否就比我懂得多。但我看得出来,她听了我的话后吃惊不小。过了一会儿,她说道:“筓特丽是他家唯一的女儿,也许她有必要讨论财产的安排。”

“但不知基特是否了解此事,”我说道,“我总觉得他不会喜欢这样的。”

玛丽于是要我闭嘴免谈此事,并警告我说,我这样下去会很快成为悍妇的,没人会赞赏我。不过我并没被她吓住。我克制住自己不向我的哥哥们提及这件婚姻的事,但我还是去缠住罗